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三十

重農桑

康熙十四年乙卯三月乙丑

上諭戶部國家賦稅皆出於農而勸農又在有司近因供
應大兵恐有私派累民雖屢禁止未必實心奉行值今
春耕之時宜申飭有司毋得私派夫役濫准詞訟并嚴

禁胥吏指公需索土豪魚肉良善致妨農業爾部速檄直隸各省督撫通行申飭如州縣官有不實心撫字致民失業者即行指叅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癸酉

上至鞏華城道中

諭扈從諸大臣及侍衛等曰朕周視沿途田間春麥正當盛長著傳諭扈從官員人等悉循路而行勿得蹂踐春田其嚴禁之

康熙二十年辛酉三月癸酉

上奉

太皇太后幸遵化溫泉

諭內大臣等曰今當田禾發生之候必須遵路而行安營
時令於道途村莊沿途荒野處駐扎出入毋踐田禾見
遣戶部司官隨後稽察遇有駐扎處或出入之時蹂躪
田禾者嚴行議處回鑾時仍從原路行朕將親察之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丁亥

上諭禮部農事為民生之本必雨雪以時庶春耕不悞秋成可望今歲入冬以來尚未降雪愆陽日久時序失宜田畝曠乾恐妨明春東作應虔行祈禱爾部即照例作速舉行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六月壬寅

上駐蹕蘇貝昂阿博爾齊爾

諭扈從諸臣曰小民賴穀以生倘西成無望必致凍餒爾等宜嚴行約束如人馬踐踏禾苗定加重處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壬申

上命副都統馬喇等往黑龍江督理農務

諭之曰農事關係兵餉須積貯充足其在驛遞人夫亦令合力播種屯田爾等前往務期農政修舉收穫饒裕年勝一年懋著成效以副朕意

十二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日者遣部員自吉林烏喇至黑龍江以蒙古席北打虎兒索倫等人力耕種田穀大獲夫民食

所關至重來歲仍遣前種田官員以蒙古席北打虎兒
索倫等人力耕種郎中博奇所監種田地較諸處收穫
為多足供驛站人役之口糧又積貯其餘穀博奇効力
視衆為優其令註冊此遣去諸員可互易其地監視耕
種博奇又復大獲則議叙之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庚辰

上過獻縣民有進嘉禾一莖雙穗者

上諭侍郎庫勒訥等曰自古帝王不貴金玉而貴五穀穀

者民之命也朕甚寶之

六月庚寅

上諭奉天府府尹王國安曰奉天為根本重地今聞遊民甚多務農者少一遇旱潦即難補救今年亢旱朕遣蹇弼漢往奉天諸處將糜費米糧如蒸酒等項悉行禁止爾至彼當勸民務農嚴察光棍游手之徒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餘地付之莊頭俟滿洲蕃衍之時漸次給與耕種近金世鑑奏請將旗下餘地

俱與百姓耕種徵收錢糧此地畝縱給百姓所增錢糧亦復有限所見何淺陋也今已另遣官前往丈量雖係彼處戶部之事爾在地方亦須公同詳察永定則例毋忽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正月甲辰

上諭戶部朕惟阜民之道端在重農必東作功勤然後西成有賴畿輔地方去歲遭罹荒歉已經蠲免錢糧特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雖小民餬口有資其籽粒牛具恐

多匱乏今時屆首春田功肇始若弗經營措給將悞俶
載之期播種不齊倉箱何望直隸被災州縣衛所窮民
有不能自備牛種等項者該撫率有司勸諭捐輸及時
分行助給務令田疇徧得耕耨毋致稍有荒蕪八旗官
兵皆倚屯莊收穫用以資生若有被災窮乏耕作無力
者該都統等通行各該佐領酌量資助牛種所有莊田
勿致播種後時以副朕敦本勸農愛養兵民至意爾部
即遵諭通行

十二月己巳兵部以三路官兵踐踏田禾業經戶部文明賞給田主銀兩其出兵都統公蘇努等請免察議

上曰稼穡艱難自古志之蘇努彭春海蘭等出兵時朕再三面諭嚴禁兵丁勿踐民田蘇努等亦言臣等親身殿後斷不至傷殘今將田禾踐踏議為無罪不合著再嚴議

康熙三十年辛未九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諮訪蝗蟲始生情狀凡蝗蟲未經生子而天氣寒凍則皆凍斃來歲可復無患若既經生子天氣始寒則蟲已凍斃而遺種在地來歲勢必更生今年寒凍稍遲蝗蟲已有遺種朕心預為來歲深慮宜及早耕耨田畝使蝗種為覆土所壓則其勢不能復孳設有萌孽即時驅捕亦易為力可傳諭戶部移咨被蝗災各地方巡撫責令有司曉示百姓務於今冬明春及早盡力田畝悉行耕耨俾來歲更無蝗患倘或田畝不能

盡耕來歲蝗蟲復起亦須盡力驅捕無致為災

十二月丙戌理藩院題歸化城一帶地方耕牛八
旗內兩佐領共助一牛其耒耜等項俱移文山西
巡撫預備

上曰所用耕牛不必令其幫助即於御廠內牛取用耒耜
等項若令巡撫製備將仍委之屬吏一委屬吏必致累
民其鐵器著支用庫銀製造從驛遞運送邊外木植甚
多其木器即於彼處製用夫農田人生之根本朕凡所

至之地先察其土田邊外耕種必培護穀苗使高其隴此皆由土性寒而風又厲之故不如此則穀苗不能植立矣內地之田其隴不高各處耕種不同者皆隨其地土之宜也

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邊外積穀甚屬緊要達爾鄂莫地方著交與內務府派各莊壯丁耕種呼兒鄂莫地方令五旗王等莊屯人前往耕種其籽粒耒耜耕牛皆令預備著

派諳農事官員前往監管布種完時酌留耘田之人餘人遣歸田熟時即令耘田之人收穫其農夫所食米穀著於古北口所貯米穀計口帶去席喇穆倫地方仍照前議令盛京人役前往耕種秋收之時有收穫多者該部將監管官員議叙具奏朕觀各處地畝肥瘠不同朕巡視南方見彼處稻田歲稔時一畝可收稻三四石近京玉泉山稻田一畝不過一石又見古北口穀田豐收之年一穗約三千粒口外近邊地方豐收之年穗幾萬

粒此皆土脈不同故收穫亦異以此觀之達爾鄂莫等
三處墾種所費無幾而所獲必多矣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二月丙戌

上命都統瓦代等往達爾鄂莫等三處耕種田畝

諭之曰耕種之事最為緊要爾等諸臣善為經營管理邊
外寒冷當及時廣播麥種將田隴深耕勤謹耘耨耘時
將草根勿令土壓若草重發芽則有妨田禾耕種若太
稠密田禾雖覺可觀所得實少若稀疏耕種所垂之穗

既好而所得甚多凡有河之處可造船捕魚更須愛養耕夫和睦附近蒙古耕種畢時將夫役酌量留於彼處其餘夫空費糧米先即遣回今年倘或米穀多獲不可因後來難繼遂致收多報少收穫多寡雖由人力亦賴雨澤及時耳

四月辛丑

上御瀛臺內豐澤園澄懷堂召尚書庫勒納等入

諭之曰頃爾等進來時曾見朕所種稻田耶諸臣奏曰曾

見過稻苗已長尺許矣此時如此茂盛實未有也
上曰朕初種稻時見有於六月時即成熟者命取收藏作
種歷年播種亦皆至六月成熟故此時若此茂盛若尋
常成熟之稻未有能如此茂盛者朕巡省南方時將江
南香稻暨菱角帶來此處栽種北方地寒未能結實一
過霜降遂至不收南方雖有霜雪然地氣溫暖無損於
田苗諺云清明霜穀雨雪言不足為害也總之南北地
氣不同節候各異寒暑之遲早全視太陽之遠近所以

赤道度數最宜詳審欲定南北之向惟以太陽正午所到之度為準即指南針亦不能無偏設有鐵器在旁則針為所引亦復不準此是一定之理今將一片石以繩懸之使之旋轉俟其既定刻記所向南北復動如前其所向南北仍復不變即此可思其理所以凡物皆有自然一定之理庫勒納奏曰聞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

上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以黑

龍江夜短日落亦不甚暗又

命看澄懷堂後院所栽修竹前院盆內所栽人參及各種

花卉

上指示曰北方地寒風高無如此大竹此係朕親視栽植
每年培養得法所以如許長大由此觀之天下無不可
養成之物也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二月丙子

上命內大臣公坡爾盆等詣歸化城等三處督耕

諭之曰種地惟勤為善北地風寒宜高其田隴尋常之穀斷不能收必藝早熟之麥與油麥大麥糜黍方為有益去歲往彼墾種之人朕曾以此命之因違朕旨多種蕎麥以致田禾失收爾等須問土人宜種何穀易得收穫朕曾問老農皆云將雪拌種可以耐旱爾等試為之朕前帶南方稻穀菱角種於京師雖以泉水灌溉因無南方蓄養之水且又霜早因此不熟以此觀之若將此地之穀種帶往北地亦難收成惟將麥與大麥油麥糜黍

及早播種庶可收穫爾等謹識朕言克勤毋怠

十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山東今年田收之後九月中蝗螟叢生遺種在田況值今歲多雨來春少旱蝗則復生未可知也先事預圖可不為之計與乘時竭力盡耕其田庶幾蝗種瘞於土而糜爛不復更生矣若遺種或有未盡來歲復萌地方官即各於疆理區畫逐捕不使滋蔓其亦大有益也命戶部速檄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巡撫等

傳示所屬郡縣咸令悉知必於今歲來春皆勉力耕耨
田畝蝗螟之災務令消滅若郡縣有不能盡耕其田蝗
或更生則必力為捕滅毋使蝗災為吾民患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正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去歲於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江南
諸省下詔捕蝗諸郡盡皆捕滅蝗不為災農田大稔惟
鳳陽一郡未能盡捕去歲雨水連綿今歲春時若或稍
旱蝗種復生遂成災沴以困吾民未可知也凡事必須

預為防備斯克有濟其下戶部行文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江南諸巡撫亟宜耕耨田畝令土瘠蝗種毋致成患若或田畝有不能盡耕者蝗始發生即力為撲滅毋使滋蔓為災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六月己丑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進獨石口見今年麥禾俱盛朕衷欣悅念小民皆倚田禾度日如大兵陸續歸時或致踐踏或偷盜餵馬又何恃以餬口今將獨石口至懷來

縣交待即多奇自懷來至京城交待郎馬爾漢及隨行部院官率地方官沿途巡察如有踐踏田禾偷取餽馬者立拏叅奏如有縱徇朕聞之必以軍法從事決不姑恕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三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湖廣江西江南浙江廣東廣西福建陝西山西米價騰貴是必糜費於無益之事湖廣江西地方糧米素豐江南浙江咸賴此二省之米今此二省

米價騰貴誠為可虞酒乃無益之物耗米甚多朕廵幸直隸等處見雖有禁造燒酒之名地方官不甚加意未曾少止著令嚴禁以裨民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月庚辰

上南巡舟泊新豐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此地麥田茂盛朕心深喜此來原為民生凡駐蹕處勿使踐踏田畝至於隨駕兵丁已足守衛此處之兵盡著發回其將軍副都統及各官員等

既係該管地方著乘舟隨行可徧行曉諭凡有踐踏麥
禾者被獲決不輕貸

乙酉

上駐蹕蘇州府

諭兵部前者京口江寧接駕官兵亦曾扈送朕恐踐損麥
田盡行遣還今往浙江塘路狹隘可傳諭該將軍督撫
不必令官兵扈從又朕見百姓欲覲朕顏接踵摩肩踰
疇越隴彼雖心切瞻依不暇顧田禾朕實深惜之此後

百姓聚觀不必禁止但令勿損麥田可遵路而行

閏七月乙卯

上駐蹕遙亭

諭大學士等曰朕巡幸至此見田禾甚好可謂豐年但各處俱有蝗蝻恐地方官民旗下莊屯因田禾已收遂至怠忽今年若不將蝻子捕絕貽害來年悔之無及須於未能翼飛之時預先滅盡著即行曉諭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二月辛卯右衛將軍宗室費

楊固題請開墾山代地方田地

上諭大學士等曰山代地方田既甚饒且逼近二河之間只引河灌溉無不豐收所以西邊回子引水入田而耕之除蟲食之外總無虞於旱澇必獲豐登費揚固題請開種之處著允其所請待收穫時奏聞

四月乙酉

上巡視永定河工駐蹕寶坻縣城內

諭內大臣等曰方今青苗在野扈從大臣侍衛護軍執事

並行裝人等在途須約束人衆遵路而行毋得蹂躪田禾朕還仍由此路倘田禾被踐朕必責問大臣及管轄人員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四月癸巳

上諭福建浙江總督梁鵬浙江巡撫王然江南江西總督邵穆布安徽巡撫劉光美江蘇巡撫于準山東巡撫趙世顯等曰朕頃因視河駐蹕淮上江浙兩省官及地方紳士軍民皆環道遠迎懇請臨幸朕勉順羣情涉江而

南巡省風俗所至郡縣見雨暘應時二麥蕃殖比閭樂業可冀盈寧雖山東一路尚未悉覩而江浙田疇鬱葱在望深愜朕懷方今麥熟將獲一切扈從人員皆以次舟行不致蹂踐誠恐百姓沿途迎送老稚扶攜動盈千萬越阡度陌不無踐傷朕心甚為軫惜凡所過地方悉令停止迎送且節候漸熱朕舟行乘夜迎涼亦未可定民雖遠來無由親見爾等可張示徧加曉諭無負朕重農愛民之意

十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邊外地廣人稀自古以來無從開墾朕數年避暑塞外令開墾種植見禾苗有高七八尺穗長一尺五寸者今年南巡曾以語張鵬翮伊未敢深信近值邊外收穫之時命特取數本驛送總漕桑額轉送張鵬翮矣且內地之田雖在豐年每畝止收一二石若邊外之田所獲更倍之可見地方不同然人力亦不可不盡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五月丙子

上諭內閣兵部內務府數年以來已無蝗蟲矣今復見一
二宜急捕之朕於去歲秋間曾諭直隸巡撫趙宏燮山
西巡撫蘇克濟河南巡撫鹿祐山東巡撫蔣陳錫加意
捕捉今應傳諭邊外皇莊八旗之莊并提督馬進良令
各行捕除若不實心奉行斷不輕恕觀今年田禾甚佳
當是大有之年所慮者惟此耳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八月戊寅

上駐蹕遙亭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連日雨雪交下不得行獵諸臣必
以朕悶坐為念不知此番雨雪於來年耕種大有裨益
直隸各處亦皆如此則更佳矣可傳諭扈從諸臣知悉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二月庚辰

上諭直隸巡撫趙宏燮曰朕嘗讀無逸篇留心稼穡久矣
去歲臘前瑞雪盈尺時屆陽和細雨連綿輿情怡悅早
得布種矣所慮者起發太盛則收穫之際恐有二疸之

虞爾等徧示民間芸鋤時令苗稍疎預防風霾朕以民生為念勸農為本已有所知不得不示特諭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四月戊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問外省奏摺人等僉云麥苗甚好但路上未曾遇雨據此則曠旱不特京北地方矣見今麥穗秀齊若再不雨豈能生發結實朕望雨心切著將此旨錄出發往京師令大學士九卿等再虔行祈禱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壬午

上巡視河西務要兒渡等處堤岸自暢春園啟行駐蹕南苑

諭領侍衛內大臣護軍統領等曰今麥苗方長應加意護惜不可蹂踐朕仍從此路而回可徧行傳諭交與諸大臣等派出人員嚴為管束

四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春地氣潮濕所種春麥甚多朕頃閱視河西務堤岸時麥苗甚佳但近來風大漸有旱意爾

等會同九卿如有事不合宜應更改之處詳查議奏自
初五日起齋戒三日祈雨

庚子

上諭九卿等曰目下雨澤愆期今早雖小雨未能霑足但
從來月望時雨極難得昨十二十三等日朕固知未必
有雨嗣後十八二十二二十三等日或可望其大沛也今
歲少雨處甚多聞江南大麥收有十分小麥猶望雨山
東巡撫未曾奏報得雨想亦未霑足河南巡撫有摺云

今歲雨澤頗調窪地有十分收成朕心差慰又

諭曰天時地氣亦有轉移朕記康熙十年以前四月初八日已有新麥前幸江南時三月十八日亦有新麥麵食今四月中旬麥尚未收又黑龍江地方從前冰凍有厚至八尺者今却和暖不似從前又聞福建地方向來無雪自本朝大兵到彼然後有雪雲南貴州廣東廣西舊有瘴氣從前將軍賴塔進征雲南留八百人在廣西俱為瘴氣所傷今聞雲南惟元江微有瘴氣餘俱清和與

內地無異矣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五月戊寅

上諭戶部朕幸熱河見一路麥苗盈野收穫必豐但麥熟之歲往往雨水早而且多朕留心稼穡歷年最久深悉其故爾部傳諭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并口外地方速將已收之麥晒乾入囤收貯不致潮濕霉爛則今歲所收足用二年矣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三十一

興禮樂

康熙八年己酉七月壬子

上諭禮部祈穀之禮大典攸關應照舊例於明年舉行

康熙十一年壬子正月乙丑

上諭太常寺祀典關係重大理宜敬慎嫻習近見爾衙門

典禮俱未諳練所奏音樂亦未合節殊非慎重禋祀之義以後著詳加練習勿仍前怠忽褻越祀典

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丁巳

上諭禮部

壇

廟祭祀國家大典必儀文詳備允符古禮乃可肅將誠恪昭格神明其致祭時辰齋戒處所稽諸往代各有定制爾部其詳察典例定議以聞

康熙十六年丁巳九月丙子先是

上諭內大臣覺羅武默訥侍衛費耀色等曰長白山乃

祖宗發祥之地今無確知之人爾等前赴鎮守烏喇將軍
處選熟識路徑者導往詳視明白以便酌行祀禮爾等
可於大暑前馳驛速去至是武默訥等自長白山還京
復

命

上曰長白山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

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著該部會同內閣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二月壬午副都御史余國柱

請釐正

郊廟燕享樂章

上曰饗祀樂章一代制作所係如郊祀

天地各

壇

廟樂章

太廟致祭樂章悉遵舊制其朝會燕享等樂風雅未脩著
禮部翰林院酌古準今求聲律之原定雅奏之制集議
以聞

戊戌

上命領侍衛內大臣舅舅佟國維大學士明珠往伯夷叔
齊廟行禮

諭之曰伯夷叔齊古之聖人清風可仰爾等前往可焚香

展敬

六月乙巳學士陳廷敬撰雅樂十四章牛鈕等恭
譯進呈

上諭曰所撰樂章甚善翻譯又符合漢文可即發該衙門
謹慎肄習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正月壬辰

上既定筵宴禮儀禮部奏自後筵宴請撥兵部司官及各
旗護軍叅領護軍校監察

上曰筵宴關係大禮百僚齊集宜各加敬謹始無失禮之
謬朕見元旦朝會旗下官員雜坐無紀大禮所在豈容
慢忽禮部可會同兵部及八旗都統嚴加申飭毋至紊
越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正月辛巳

上詣

祈穀壇致祭畢

諭太常寺卿葛思忒等曰前見

太廟致祭時執事官捧福胙趨走失儀對越

祖宗典禮甚鉅惟嚴肅不懈始可薦馨在廟奔走之人亦當誠敬將事共襄大禮不應稍有褻慢且亞獻禮俱唱為次獻亦與漢文不符爾等會同內閣禮部察例奏聞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八月戊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先儒先賢從祀位次應視其道德為先後不可援師弟為定例其酌議奏聞

十一月丙申

上諭禮部朕惟敬

天奉

祖郊祀廟饗必精白厥心竭誠致慎庶幾有孚昭格用洽
明禋朕於祭祀

壇

廟每躬詣行禮未嘗不齋明被濯實圖感通凡從事祀典
者皆宜表裏精誠虔盡職掌近見執事陪祀各官間有
因循怠忽視為具文不能盡志致慤共効昭事之忱殊

為非禮嗣後務俾各秉誠心克恭祀事凡行禮儀節始終整肅毋得慢易用副朕敬

天奉

祖至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乙酉

上東巡至泰山之麓率文武諸臣向岱宗行禮畢

諭部院諸臣曰朕巡歷所至再經岱麓重瞻祠宇詢其廟祝知香火荒涼日用難給岱頂諸廟亦復如之念泰山

為五嶽之長載在祀典有功社稷不宜使之漸就寥落
合將每歲香稅錢糧內量給數百金使上下嶽廟與元
君諸祠守祠者得有資賴曉夜盡心兼可時加修葺以
壯往來觀瞻示朕崇祀之意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十二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元旦祫祭

奉先殿捧請

四祖神牌往來甚褻朕心不安爾等會同內務府禮部太

常寺考明代典禮議奏

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二月辛巳

上諭內閣禮部太常寺朕自御極以來一切祀典必敬謹齋戒躬親展祭以盡昭事之誠四十餘年於茲矣每當臨祭之時朕無一事不敬此禮部太常寺起居注官所共知從來祭祀登降起立莫不如常這次行禮將畢微覺頭眩朕之身體稍遜於前於此可見祀典關係重大朕恐精力偶有不周致敬心少間可以此意諭諸大臣

等著議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十月己丑

上諭南書房翰林等曰向來陞殿所奏中和樂章皆仍明代所撰句有短長體製類詞後因文體不雅命大學士陳廷敬等改撰其章法皆以四字為句而奏樂人未易聲調仍以長短句法湊合歌之是雖文法易而聲調未易也今考察舊調已得其宮商節奏甚為和平必得歌章字句亦隨詞調則章法明而宮調諧此事所關最重

著南書房翰林同大學士等詳考定議務使章法與聲調協和歸於允當

康熙六十年辛丑四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披覽史冊於前代帝王每加留意書生輩但知譏評往事前代帝王雖無過失亦必刻意指摘論列短長全無公是公非朕觀歷代帝王廟所崇祀者每朝不過一二位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此皆出自書生之論未為允當況前

代帝王曾為天下主後世之人俱分屬臣子而可輕肆
議論定其崇祀與不崇祀乎今宋明諸儒人尚以其宜
附孔廟奏請前代帝王既無後裔後之君天下者繼其
統緒即當崇其祀典朕君臨宇內不得不為前人言也
朕意以為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弑亡國之主外應盡入
廟崇祀爾等將朕此旨錄出公同詳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三十二

省方

康熙八年己酉十月甲子

上諭戶部朕巡歷所至凡御用器物皆係所司由京城供
辦毫不取於地方除內廐之馬不用飼秣即部撥馬匹
所需芻豆亦屬無多向聞地方官指稱御用私派民間

預為儲備既不銷算又不還民貪污官吏侵肥入已苦累小民重違法紀嗣後務加嚴禁倘有仍前借端科派者所司官嚴察叅奏重懲如匿不上聞事發一并治罪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九月乙亥

上東巡諭戶部工部光祿寺朕凡巡幸一切需用之物皆從節儉今巡幸之處需用草豆木炭食物概勿令地方官派取民間擾害百姓爾等衙門各委員前往按每程所用照時價採買供給倘有擾民者著該督撫指名題

叅

癸未

上諭戶部朕軫念蒼生勤求治理邇年以來於畿輔郡縣
時行歷覽補助兼施今俯允廷議諏吉東巡正欲體察
民情周知吏治一應沿途供用皆令在京所司儲備毫
不取之民間猶恐地方官役不能悉體朕懷借端支應
妄行濫取今特加申飭如有悖旨私徵一經發覺定行
從重治罪更念此番巡歷原以撫恤編氓問俗觀風於

間間休戚務期洞曉凡經過地方百姓須各安生業照常寧處毋得遷移遠避反滋擾累爾部即行令該地方官於府州縣城市村莊窮鄉僻壤大張告示遍行曉諭務令通知以副朕惠愛元元至意

丁亥

上以東巡特頒恩赦

詔諭天下曰帝王誕膺景命統御萬邦道重觀民政先求莫是以虞廷肆覲肇舉省方周室懷柔式歌時邁詩書

具在典制丕昭朕仰荷

天庥續承

祖烈撫茲兆庶期底時雍夙夜孜孜懋求治理以富以教
靡敢怠遑猶慮節屋艱難罔由上達故於直隸郡縣周
覽巡行勤施補助更念山左等處土宜俗尚不加循省
曷克周知矧厯逢甲子世際昇平聿圖泰運之恒新在
措芸生於豫大乘時命駕咨彼民依但樂利祇慰夫一
方而德澤未敷於九有朕心歎焉用是特昭公普以弘

仁庶奏誠和之盛治時臻熙皞彌隆寬恤之恩戶樂清寧丕篤綿長之慶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二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夙興夜寐勤求治理無非欲使小民遂其生計故每次巡幸必帶科道官或有不肖之人強行買賣擾害百姓者令其稽察此番因在近畿未經帶來著爾衙門學士不時嚴行稽察叅奏

三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巡省南服見經過地方城垣圯壞者所在多有夫城垣者生民之保障所以衛吾人者也亟宜修築之其令地方官作何葺治著工部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庚午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統洩寰宇二十八年於茲早作夜思勤求治理務恤黎庶永圖乂安如黃運兩河運道民生攸係朕日切心勞比年工役雖漸就緒而應修應塞議論紛紜曩歲巡幸曾允淮揚士民所請疏濬下河前已

興工尚稽底績屢經廷議請朕親行閱視今特諏吉南
巡躬歷河道兼欲觀覽民情周知吏治所至沿途供億
皆令在京所司儲侍一切不取之民間即有日用應需
該衙門於所在地方照市估平買不許錙銖抑勒小民
猶恐地方官吏不能悉體朕懷借名科派供應今特頒
諭嚴敕如有悖旨借端私徵者察實即以軍法從事地
方文武大小官員不許與扈從官員指稱交戚輒通饋
遺違者餽送收受人員並以軍法從事其扈從大小官

員及隨往僕役如有橫行生事擾民者一并從重治罪
朕茲巡省原以軫恤編氓咨諏風俗凡經過地方百姓
各安生業務令屢無廢市隴不輟耕毋得倉皇驚避輒
滋煩擾其軍民人等懷奸挾詐希逞私憤擅於駐蹕處
所瀆行告訐者一概嚴禁倘有妄控除所告事不與准
理外仍嚴加治罪爾部即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並
各該督撫於府州城市村莊窮鄉僻壤徧懸告示備行
曉諭務令通知以副朕惠愛元元至意

壬午

上諭山東巡撫錢瑀曰朕軫恤民隱載舉時巡懋宣德化
勤求疾苦比至山東所經城邑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
迎朕問知連歲順成民生稍得安業第思百姓足則國
家充裕若期比屋豐盈必以蠲租減賦除其雜派為先
邇年以來各省地丁錢糧已經節次豁免山東地丁正
賦意欲來歲蠲免今因巡幸至此特先諭該撫速行曉
示日傳三百里遐村僻壤咸使聞知以副朕省耕問俗

之意

癸巳

御舟泊山陽縣京河

諭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江蘇巡撫洪之傑安徽巡撫江
有良曰朕南巡以來軫念民依勤求治理頃至江南境
上所經宿遷諸處民生風景較前次南巡稍加富庶朕
念江南財賦甲於他省素切留心因尚有歷年帶徵錢
糧恐為民累出京時曾詢戶部知全省積欠約有二百

二十餘萬今親觀歷茲土訪知民隱無異所聞除江南
正項錢糧已與直隸各省節次蠲免外再將江南全省
積年民欠一應地丁錢糧屯糧蘆課米麥豆雜稅概與
蠲除自此民免催徵官無叅罰爾督撫務須切實奉行
俾均沾實惠副朕愛恤民生至意如有以完作欠侵收
肥己等弊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夫民為邦本足民
即以足國朕平日躬行節儉一絲一粟未嘗輕費所以
如此簡約者無非愛養物力為優恤元元之地在民間

惟正之供軍國所需豈易驟言蠲免邇年國用稍裕故能頻沛恩施總期藏富於民使家給人足則禮讓益敦庶漸臻雍穆之治著速行傳諭咸知朕意

丙申

上諭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福建浙江總督王鵬江蘇巡撫洪之傑浙江巡撫金鉉曰朕因省察黎庶疾苦兼閱河工巡幸江南便道至浙江觀風問俗簡約儀衛鹵簿不設扈從者僅三百餘人頃經淮揚民間結綵歡迎盈

衢溢巷雖出自恭敬愛戴之誠恐至糜費物力甚為惜之
朕視宇內編氓皆吾赤子惟使比戶豐饒即不張結綵
幔朕心亦所嘉悅前途經歷諸郡邑宜體朕意悉為停
止又見百姓老幼男婦奔走雜還瞻望恐後未免諠譁
擁塞念此行原以為民不嚴警蹕但人衆多高岸水次
或有傾跌之虞一夫不獲其所足軫朕懷此後止於夾
道跪迎毋得紊亂追趨致有諸患著即詳加曉諭使知
朕愛民切實之意咸為遵行

二月巳酉

上諭扈從部院諸大臣曰朕稽古省方咨求治理閱視河道期底平成凡有利於民生必令羣沾實惠茲行次浙省禹陵在望念大禹功德隆盛萬世永賴應行親詣以展企慕之忱其致祭典禮所司即察例舉行政治所先在崇文教江南浙江為人文萃集之地入學額數應酌量加增永昭弘獎江寧鎮江杭州駐防滿洲漢軍兵丁鎮守要地久歷歲時深用軫念應加恩賚以彰優恤又

諭曰朕南巡以來所經過地方官員除八法處分及列款糾劾外凡因公註誤降級留任者俱准開復降級調用者帶所降之級留任其經過地方見在監禁人犯除十惡及詔款所不赦等罪并官員犯贓者不宥外其餘自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以前死罪及軍流徒罪以下已結未結俱准寬釋以示朕赦罪宥過之意備辦船隻地方各官効力勤勞著該督撫會同奉差官員確查具題各加一級緯夫供役勞苦亦著該督撫查明人數

量給恩賞朕廩念民依特蠲租賦總期潤澤蒼生近見
民間有建立碑亭稱頌德意者雖出羣黎愛戴之誠但
恐各郡皆然未免致損民力誠使閭閻殷阜則裨益良
多碑亭何與焉嗣後亦宜停止江浙錢糧既經蠲豁猶
慮有不肖有司借端詞訟朘削民生著該督撫嚴行禁
飭至各處權關原有則例朕舟行所至諮訪過關商民
每不難於輸納額稅而以稽留關次不能速過為苦權
關官員理宜遵奉屢頒諭旨恤商惠民豈可反貽之累

自今應力除積弊凡商民抵關交納正稅即與放行毋得稽留苛勒以致苦累違者定行從重處分朕早夜孳孳惟冀官吏軍民士農商賈無一人不獲其所故於民生吏治圖維區畫務極周詳爾等可即傳諭俾一體奉行稱朕意焉

癸亥

上駐蹕江寧府城

諭刑部尚書圖納等曰朕巡行所過見兵民相安地方寧

靖村居稠密然猶恐比屋不登小民有不得其所者且
兵民雖享太平之福尚慮無知或抵觸法禁用是大沛
恩澤蠲免錢糧赦宥罪犯以至官兵商民咸加恩恤至
於舟楫不通之所令營馬預備以應一時之需并綠旗
兵丁護從隨行此皆伊等分內專責但兵丁備馬勞苦
馬亦稍疲宜示軫恤一體加恩爾等將綠旗兵丁備馬
來者察明人數奏聞酌量給賞朕以綠旗兵止官馬一
匹恐隨行備用日久疲乏已令各回汎地駐防滿洲兵

所有馬匹業已足用揚州所備者亦著停止爾等即傳諭通知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戊戌

上駐蹕大同

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自古人君巡狩凡所過地方前代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及名山大川無不致祭朕此行沿途所經古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及名山大川著查明具奏應祭者遣官致祭

三月戊寅

上駐蹕寧夏

諭四川陝西總督吳赫曰朕巡幸沿邊地方詢察閭井生聚及土田沃瘠之狀自晉及秦經行二千餘里直抵寧夏所以勤求民隱至殷且切朔方資大河之灌溉疏渠溉田宜於稼穡當茲春氣暢遂正三農盡力南畝之時誠恐有司官員不體朕懷因車駕經臨調遣師旅借辭供億擾累小民東作有妨西成奚望今一切軍需芻糗

俱儲侍足用至扈從簡約馬悉放牧並不以供辦草豆
動煩民力爾可傳飭有司勿借端科派違者治罪務使
地方百姓各安本業屢無廢市隴不輟耕以副朕親歷
邊圉軫恤民依之至意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正月辛卯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撫馭寰區又安中外孜孜圖治宵旰
勤民期於天下咸遂生成物無不得其所今邊烽永靖
四方無事獨是黃淮為患衝決時聞下河地方田廬漂

沒朕軫念民艱曩曾屢遣大臣督修不惜數百萬帑金
務期早綏黎庶乃厯年已久迄無成功今水勢仍復橫
溢浸漫城閭沉沒隴畝以致民多失業董其役者未有
上策可以宜民時廩朕懷未嘗少釋在內諸臣咸請親
臨指示為一勞永逸之圖方今春時雨水減少正宜講
求疏濬以遂安瀾爰諏吉南巡親加勘閱更以吳地襟
帶江湖乃東南重地勵俗省耕兼行臨視凡一切往返
供億皆備辦於京師即途次日用所需亦令各衙門照

本地時值採買總於民間一無所累仍恐沿途官吏藉名科派致累閭閻故特頒諭嚴行申飭如有悖旨假托派索者察實即以軍法從事該地方大小文武官員不許與扈從官員藉稱親舊擅相餽遺違者與受人員並以軍法從事其扈從大小官員隨行僕從人等如有橫行生事者一并從重治罪凡經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皆如常時務令屋無廢市隴不輟耕毋得惶遽引避其軍民人等懷挾私怨受人指使擅於駐蹕處所輒行告

訐者一概嚴禁不准仍照衝突儀仗例嚴加治罪爾部
即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并行各該督撫於各府州
縣城市鄉村徧張告示務令億兆通知以副朕體恤惠
愛至意

二月丁未

上駐蹕楊柳青地方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朕念切民依往閱河工凡隨駕官
兵執事人員量供使用減少攜帶酌其人數分給官船

仍恐沿途或有紛擾爾等再詳議裁減以副朕愛民至意

三月壬午

上諭吏部朕以勤求民隱閱視河工特行巡省一切供御之費皆自內廷儲侍不煩有司而經過山東江南地方各官備辦夫船等項効力殊屬勤勞此等官員有因公誣誤罰俸住俸降俸降級革職留任者著察明悉從寬免

戊子

上駐蹕蘇州府

諭吏部等衙門朕以黃淮衝決為患兼欲周知東南民生風俗特行巡省比親歷隄堰詳加相度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隨南涉江表徧察民依頃至蘇州府駐蹕有浙江文武官吏及在籍官員迎謁於行在言浙民望幸之心至殷且切合詞諄懇不啻再三朕勉徇輿情揚旌前發以三月十九日啟行自出京師以來

一切供御之需皆出儲備其沿途日用令該衙門照各
地方時價採辦一無所累於民如有官吏借名科派致
擾閭閻者察實以軍法從事地方大小文武官員與扈
從官員私相餽遺及扈從大小官員隨從人等有橫行
生事者並以軍法從事凡經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皆
如常時務令屢無廢市隴不輟耕毋得惶遽引避方今
正屆農時所過田畝勿令踐踏其軍民人等懷挾私怨
受人指使擅於駐蹕處所輒行告訐者一概嚴禁不准

仍照衝突儀仗例嚴加治罪爾部即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并行該督撫於各府州縣城市鄉村徧張告示悉行曉諭務令億兆通知以副朕體恤惠愛至意

四月辛丑

上諭戶部禮部朕子育黎元勤求治理日孜孜以施德澤厚民生為急務而江浙二省尤東南要地朕時切軫念比歲以來蠲豁田賦賑濟凶荒有請必行無災不恤雖漕項錢糧向未蠲免者亦曾特旨蠲免愛養之道備極

周詳庶幾民生日益康阜用是乘輿時邁於視河事竣
廵歷江浙諮訪民間情形見淮揚一路既困潦災而他
所過州縣察其耕獲之盈虛市廛之贏絀視十年以前
實為不及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實惠及
民所以小民雖懷愛戴之誠而朝廷恩澤卒未下究朕
目擊屢懷亟思拯恤截留漕糧寬免積欠另有諭旨惟
各鹽差關差向因軍需繁費於正額外令在差官員以
所私得贏餘交納充用今思各官孰肯自捐私橐必仍

行苛取商瘠民困職此之由著將加增銀兩一概停罷以紓商民之累其兩淮鹽課康熙十六年曾加增四十萬兩今恐商人辦課維艱有漸至匱乏者著減去二十萬兩此外有應行應革事宜朕還都以後仍加商確次第舉行該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亦著悉心體訪凡有可為民興利除害者作速勘實陳奏嚴革雜派禁止刁訟俾胥吏不能作奸良民得以安業倘官吏有悖旨妄行者許商民首告該督撫察出即行叅奏朕視民如傷

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茲值海宇昇平兵革不事正當與民休息之時故特渙沛德音減徵寬稅以為閭閻留有餘之力至於江南浙江人文稱盛入學名數前已酌定增額今著於府學大學中學小學各增五名舉行一次以示獎勵人才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五月丙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茲南巡見地方官員誠心為民者甚寡一切務虛名而無實效甚無取焉朕觀河工亦非難

事任事者果皆竭誠効力加意奉公何難告厥成功耶
若刷河底極深徑趨入海諸水仍出清口歸海則高郵
等處不告水災而下河亦可無虞矣又見沿途鈔關已
極頽敝皆由關差監督未經簡選但較俸差往其中貧
窮卑猥者或將親戚家僕或傭僱人役挈之而往任此
輩恣意妄行自有害於商賈且盤詰關津亦有害於百
姓嗣後關差俱令本衙門堂官保舉始行差遣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九月甲子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念黃淮兩河為運道民生所係屢次南巡親臨閱視以疏濬修築之法指授河臣閉六壩以東淮敵黃通海口以引黃歸海比歲以來工程次第告竣修防漸有成效昨年冬月河臣張鵬翮曾以河工善後之策及應修之處請朕親閱指示茲當農事之隙減約從員輕裝南下自徐州一路循視隄堰沿途皆設營幄不御屋廬日用所需悉已儲侍經過地方一切供帳宜通行禁止倘有官吏藉名科派累及小民或指稱預

辦擅動庫帑察出定嚴加治罪地方大小文武官員與
扈從官員託言親舊私相餽遺及隨從人等有妄行生
事者俱以軍法從事閭閻百姓各事本業不須引避有
懷挾私怨於駐蹕處所告訐者一概不准仍照律治罪
該部即傳諭扈從人員并行各該督撫於所屬府州縣
徧張告示務令通知以副朕體恤民生至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二月丁酉

上駐蹕蘇州府

諭大學士等曰觀近日南方風景較之昔日似覺稍寒江北之竹盡皆黃色即此可知蘇杭潮濕較前亦大減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時潮濕即少差今更減矣民間生殖亦較前豐裕大約任地方督撫者安靜而不生事即於民生有益倘徒事才幹不體下情以此爭先出衆民必受其殃矣所以朕於扈從人等恐其生事時屢於懷諸事惟務謹慎不時嚴禁倘朕欲將州縣官員日加驅使未為不可所以不忍為者亦因體恤微員耳今總督巡

撫能如此體恤者甚少也

十月丁丑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統御寰區勤求治理鑒輿時邁省方
觀民春月閱視河工自畿輔山東以及江浙地方皆經
巡幸茲兩河漸已底績所至之地民生風俗亦因以周
知念陝西省為巖疆重地當出師塞外時曾經歷其邊
境而西安一路未及親莅頃陝西督撫諸臣言秦民望
幸之心至殷至切合詞陳奏河南山西巡撫等亦諄切

具請乘此冬令農隙之際觀覽民風詢察吏治簡閱禁旅整飭軍營實為要務用是輕裝簡從諏吉西巡沿途一切供御皆由內廷儲備纖毫不取辦於地方即偶有市易之物亦敕所司依時價給值不許錮銖抑勒所過大小官吏宜體朕愛民德意勿借詞供億私派閭閻如有悖旨科斂者察出即以軍法從事地方官不許與扈從人員指稱交戚私相餽遺違者並以軍法從事其扈從人員宜約束僕役勿使妄行如不遵法紀生事擾民

一并從重治罪朕視民如子凡乘輿所至市廛隴畝宜各安生理米豆薪芻等物民間照常貿易不必禁止惟懷私挾詐衝突告訐者所告事不准理仍嚴加治罪爾等即傳諭扈從官員人等并行各督撫令於經過府州縣城市村庄徧示曉諭俾咸悉朕懷

戊戌

上駐蹕太原府城內

諭山西巡撫噶禮曰朕君臨天下四十餘載無一刻不以

蒼生為念近因西省望幸甚切故於冬時農隙減從輕騎由晉以及秦入境以來觀風問俗見民生畧有起色閭閻之間俗樸尚儉朕心少慰朕自弱齡讀書往往以不知窮簷僻壤之疾苦為歎息所以留心於官方凡有往來者必先諮詢民情豐歉偶有失時定加蠲賑且思晉省不通水運歲或不登即難籌畫雖有州縣存貯之米穀未必實數具在今歲山西收成頗佳爾等仰體朕愛民如子之至意曉諭民間若豐歲用奢則荒年必致

匱乏教之以禮義導之以守法重農務本藏富於民則
朕無西顧之憂矣凡朕所經之處必大沛恩澤因今歲
東省災甚已蠲四十三年地丁錢糧又免雲貴廣西四
川地丁錢糧所以不能施惠但將四十二年以前山西
所屬州縣未完銀兩米草盡行蠲免以示朕加惠黎元
之意

十二月丁丑

上駐蹕衛輝府城內

諭河南巡撫徐潮曰朕念西土兵民生計乘冬令農隙之時特事西巡返轡京師道由豫省自入潼關見閭鄉以及河南府民生甚艱而懷慶少裕至衛輝府則又艱苦賴薄有秋成尚能餬口倘遇歉歲必至流亡此皆大小官吏互相容隱雖有衰老病廢懶惰退諉之員仍使在任以致貽誤地方河南百姓質樸愚魯輸賦從未稽遲而今歲所欠甚多顯係州縣官聞朕蠲除秦晉積欠錢糧希冀恩免於中漁利見今民欠俱免催徵著將河南

通省俸工銀兩補足所欠之數如有不完停其陞轉俟
完日開復

庚寅

上西巡回京

諭大學士等曰前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羣集兩岸迎駕頃
西巡皆由陸路凡臨幸郡邑官民無不扶老攜幼懽騰
道左每清問及之又令在乘輿左右備諮地方利弊彼
皆輸誠披瀝暢所欲言是以風俗民情靡不洞悉朕巡

幸七省畿輔秦晉民俗豐裕江浙則較三十八年時更勝山東近因水旱大異疇昔河南百姓生計甚艱此二省之民深厯朕懷又聞各省火耗俱是加一錢糧最少者惟有甘肅通計正額共二十八萬有奇加耗亦止二萬八千州縣官錢糧既少加耗無幾不敷用者宜或有之其餘賦額皆多如一州縣正額有二三萬加耗即至二三千宜敷用矣而州縣官仍有以艱難告者其故安在朕隨地諮訪督撫雖有不受餽遺者然餽藩臬者若

干餽道府者若干豈可盡云廉吏乎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十一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車駕巡幸之處一切需用從不取辦於民而各省不肖官員指稱修理行宮供備器物並建造御書碑亭等項名色輒行動用正項錢糧借詞捐還究無償補及至虧空數多復加倍私派科斂肥已以致重貽小民之累種種弊端不可勝指嗣後凡建造碑亭等事宜嚴行禁止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正月戊午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厯念民生加意河道屢行親閱一切
疏濬修築事宜悉經周詳指畫獲告成功前黃河之水
往往倒灌清口者皆由仲莊閘與清口相對駱馬湖水
勢湍急遂逼黃流灌入青口朕視河時躬臨相度命河
臣移仲莊閘改建於楊家莊之下工竣之後河臣報稱
黃水暢流入海絕無倒灌清口之患朕尚未經親閱今
欲特莅其地察驗形勢用籌善後之規其中河黃河運

河有應加修防者亦隨宜指示以圖經久至於山東游饑之民賴兩年極力賑贍繼以有秋幸皆得所其民間生聚果否殷阜並於沿途親行周覽焉乘茲仲春解凍減從輕裝循河南下往返皆用舟楫不御室廬經過地方不得更指稱繕治行宮妄行科歛其日用所需俱自內廷供御從無纖毫取辦於民前此屢次南巡閭閻皆所深悉倘有不肖官吏借名預備擅動官帑並圖日後加派補償以為巧取侵漁之地者事覺嚴行治罪決不

寬宥所在官吏私覬覦從人員及隨行人役生事擾民者俱如前旨以軍法從事奸民挾私控訐者從重坐罪爾各部即通行傳飭仍令各該督撫張示徧諭俾小民咸知朕意

二月庚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不意山東之民遽能如此前者南巡見閭閻失所不堪屬目今乃大異往時皆由承平日久國帑富饒故能蠲數年錢糧遣官贍養賑濟耳凡罹災

荒倘預行奏報無不可賑救者止因山東各官匿災不報故大致饑饉向日陝西饑荒亦由於匿不報聞朕曾以地方官匿災不報之故詢之於民據云民一罹災朝廷即蠲歲賦則火耗無徵故地方官隱而不報也自古弊端匿災為甚誠預為奏報即設法賑濟矣民豈遽至饑饉耶

三月壬子

上南巡駐蹕蘇州府城內蘇州府屬萬民以恭逢

萬壽節奏進諸品食物

上諭曰朕因閱視河工巡訪風俗而來非為誕辰也且朕來時一切應用之物俱備自內府所過地方秋毫無犯今爾兆民中心篤摯朕已知之即如朕受之矣爾等可攜去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正月丁卯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念淮黃兩河工程為東南要務屢次躬臨河上相度指示一切修防疏濬業已次第奏功昨

歲河漕督撫諸臣詳勘地形請於溜淮套別開河道直達張福口以分淮勢此係創建之事合詞請朕親閱九卿等集議再三陳請以諸臣之言奏聞

皇太后祇遵

慈命擇於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啟行閱河舟楫往返不御室廬日用所需取辦內府經過府州縣毋得更以預備行宮供設御用冒侵庫帑科斂閭閻倘有不遵事覺定嚴加治罪其文武官員私自餽贈隨從人役生事擾民

及奸惡挾私告訐者俱重處不宥爾部即轉行各該督撫通飭所屬張示徧諭俾咸知悉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三十三至

臣 永瑤 恭 校

編 修 臣 裴謙 覆 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 溶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三

白河一

康熙九年庚戌九月丙辰工部議覆河道總督羅
多疏言修河工程額用協夫請於江南山東兩省
食派協濟查食派夫役起道遠民艱不便准行

上田河土關係重大時近冬寒勢不容緩倘臨期應募無

人復行食派必致遲悞著該督先行竭力召募儘所得人夫供役如萬不能得就近量行食派協濟仍一面作速題明該管官員務須加意撫恤不得借端科擾困累小民

康熙十一年壬子九月辛丑

上諭工部河道屢年衝決地方被災民生困苦深軫朕懷據遣往視決口侍衛吳丹學士郭廷祚回京繪圖進呈朕觀黃河自宿遷以至清口皆為緊要雖有遙隄一層

恐未足捍蔽水勢應否於遙隄之外再築一隄爾部即行文總河總漕公同相視商酌築隄果否有益并所需錢糧逐一詳確議奏

康熙十五年丙辰十月辛未

上遣工部尚書龔如錫等閱視河工

諭之曰河工經費浩繁迄無成效沿河百姓皆受其困今命爾等前往須實心相視將河上利害情形體勘詳明各處隄岸應如何修築務為一勞永逸之計勿得苟且

自少壯入公門
卷三十三
塞責如勘視不審後復有事爾等亦難辭咎又近聞奉
差至外省者地方官吏所在迎送甚為勞擾此皆有累
民生之事爾等前往宜一概禁止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丁卯

上命戶部尚書伊桑阿等勘閱河工

諭之曰黃河潰決關係運道民生深切朕懷歷觀書史所
載及從前條議章奏治河不在空言而在實行未可輕
言河工之易也若以為易則未可刻期奏功即收實效

若以為難由楊家莊至清口一百二十餘里係漕船往來必由之要路修築隄堰豈容稍忽爾等前去務與靳輔公同商酌加意看驗勿各執己見凡有會議事宜必逐一陳奏

庚午

上諭戶部尚書伊桑阿等曰淮安等處河道頻年衝潰靳輔作何修築工程堅否特遣爾等往勘若到彼處各宜秉公持正悉心詳畫庶稱任使如有通同徇私或行欺

罔者必加重處

是日

上諭侍郎宋文運曰伊桑阿前曾閱過河道一次今爾係初往如有確見務必堅持詳議毋以伊桑阿為尚書已為侍郎阿意順從治河最為難事候補布政使崔維雅所奏款項爾等帶往會同靳輔詳加確議務期堅久以濟河工除河患勿視為尋常玩忽貽悞也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辛亥

上巡閱黃河視北岸諸險工

諭河道總督靳輔曰朕向來留心河務每在宮中細覽河防諸書及爾屢年所進河圖與險工決口諸地名時加探討雖知險工修築之難未曾身歷河工其河勢之洶湧漶漫隄岸之遠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詳勘地勢相度情形如蕭家渡九里岡崔家鎮徐家壩七里溝黃家嘴新莊一帶皆喫緊迎溜之處甚為危險所築長隄與逼水壩須時加防護大畧運道之患在黃河禦河全憑隄

岸若南北兩隄修築堅固可免決齧則河水不致四潰
水不四潰則濬滌淤墊沙去河深隄岸益可無虞今諸
處隄防雖經整理還宜培薄增卑隨時修築以防未然
不可忽也又如宿遷桃源清河上下舊設減水諸壩蓋
欲分洩漲溢一使隄岸免於衝決可以束水歸漕一使
下流疏洩可無淮弱黃強清河噴沙之慮近來凡有決
工處所皆倣其意不過暫濟目前之急雖受其益亦有
少損倘遇河水泛溢乘勢橫流安保今日減水壩不為

他年之決口乎且水流浸灌多壞民田朕心不忍爾當
籌畫精詳措置得當使黃河之水順勢東下水行沙刷
永無壅滯則減水諸壩皆可不用運道既免梗塞之患
民生亦無墊溺之憂庶幾一勞永逸河工可告成也

十一月辛未

上諭河道總督靳輔曰朕觀高家堰地勢高於寶應高郵
諸水數倍前人於此築石隄障水實為淮揚屏蔽且使
洪澤湖與淮水并力敵黃衝刷淤沙關係最重今高家

堰舊口及周橋翟壩修築雖久仍須歲歲防護不可輕視以隳前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正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總河靳輔所奏黃河南岸毛城舖等處北岸大谷山等處宜建減水壩令水分流歸仁隄等處宜建石壩保護曾命九卿等會議朕南巡時靳輔亦稱自白洋河引黃水下流入洪澤湖駱馬湖以助淮水其下清河縣黃淮合流之處因有洄渦自能洗逐淤沙朕

思導流之水總會於清河縣水勢既強流湍激湧必致踰越隄岸愈損民間田廬此減水壩雖有益於河工實無補於百姓不可不為熟計爾等以朕意傳示九卿務籌久遠其詳明議奏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七月丙戌

上諭工部侍郎孫在豐曰朕前因巡幸江南見高堰寶應等七州縣積水汪洋民罹昏墊朕甚憫之應行開濬下河疏通海口俾水有所歸民間始得耕種特發帑金拯

拔七邑災民屢集廷議兼詢輿情允協食謀事當釐舉
茲命爾前往淮揚所屬下河一帶車路等河并串場河
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挑濬事務專屬於爾監修爾宜
親身相度多方經畫講求源流脈絡次第興工督率帶
去司官等務實心任事毋得怠忽擾害其司道府廳州
縣等官如有違玩貽悞及勢豪紳衿妄行干預包攬生
事阻撓工程者指名叅奏爾受茲專委須竭忠盡力悉
心區處速竣大工使海口疏通水消田墾蒸黎復業以

副朕救民之至意如因循怠忽虛費財力責有攸歸爾其慎之

又

諭司官鄭都等曰爾等雖經部院辦事但治河非所熟練今將爾等差往必當同心協力務期有成毋得各執已見侍郎孫在豐將應修地方派與爾等須各遵所派料理不得圖易辭難互相推諉

十二月丙寅監修下河侍郎孫在豐等疏言請

敕河臣遇水勢稍減即將滾水壩盡行閉塞以便開濬下

河

上諭大學士等曰頃郎中鄭都至京奏稱伊回時即興工挑濬下河朕諭云此事恐未能即便興工今孫在豐等果如此具題其不能與靳輔抗明矣今若不閉塞滾水壩等口則下河一面挑濬上河一面放水何日方有成功若即閉塞日後運河潰決則靳輔借以為辭欲籌兩全之道實為甚難然靳輔前曾啟奏築隄以束下河之

水使之歸海此疏內有無閉塞滾水壩等口之語爾等
即會同九卿詳看如向欲閉塞今孫在豐修理下河又
云不可閉塞可乎是日大學士等會同工部奏請令靳
輔孫在豐來京其滾水壩等處應否閉塞二人各
陳已見恭候

皇上裁定

上曰此下河決宜開濬斷不可止孫在豐不必令其來京
堵塞隄閘之處孫在豐何敢輕言若日後上河潰決渠

能任其咎乎孫在豐所請不過上河不放水耳假使靳輔治理下河不塞水口能於巨浸中從事乎令靳輔為之必欲閉塞諸口今孫在豐為之又云不可豈非有阻撓之意耶著靳輔來京朕面問之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三月壬午

上諭九卿等曰朕於河務留心甚久崔維雅所呈治河書亦曾細閱其勢必不能行即彼所云自蕭家渡直開至清口日用夫七萬期於五旬告成朕思夫役安得如許

之多即夫役可得而飲食柴薪之類從何運濟此說於理難通朕未之信也屯田害民朕已洞悉各省民田未有不溢於納糧之額數若以餘田作屯按畝定額豈不大擾民乎屯田不行無可復議至下河作何開濬重隄應否停築爾等公同詳酌確議具奏

四月庚申

上命兵部尚書張玉書等勘閱河工

諭之曰前于成龍奏稱靳輔開中河無所裨益今凱音布

等往勘中河奏稱中河內商賈船行不絕若塞支河之口則駱馬湖之水匯流中河水勢既大漕艘可通數年以來河道未嘗衝決漕艘亦未至有悞若謂靳輔治河全無裨益微獨靳輔不服朕亦不愜於心矣且黃河自宿遷以下衝決猶可修治若宿遷而上或致泛濫則為害甚大今據凱音布等奏稱中河所行漕艘慕天顏勒令退回支河之口不許閉塞如此阻撓深屬可惡著即行嚴訊問誰為唆使則實情畢露今遣爾等往閱河工

務將毛城鋪高家堰等地方徧閱就靳輔所修築之處其甚善而斷不可改者有幾不善而應更改者有幾詳悉商酌定議以聞至靳輔言黃河沙底漸高此斷不可信譬之盆內貯水遇風尚且溢出使黃河沙底果高一有風濤其有不漫溢橫流決隄潰岸者乎

五月癸酉

上諭兵部尚書張玉書等曰往閱河工凡是非可否當秉公陳奏不可推諉朕聽政二十餘年閱歷世務已多甚

慄慄危懼每遇事必慎重圖維詳細商確而後定厯年所奏河道變遷圖形朕俱留內時時看閱朕素知河道最難料理從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歲即翻復詳考如宿遷以下高家堰等處運河朕所深知爾等皆國家大臣此係公務非一己之事若果有異災大水隄岸衝決亦非爾等所能保爾等但據現在從公詳閱將情形大畧先行陳奏看畢之後再行具疏奏聞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辛卯

上閱視中河至支河口下馬坐隄上出河圖指示扈從諸臣及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河道總督王新命漕運總督馬世濟等

諭之曰河道關係漕運民生若不深究地形水性隨時權變惟執紙上陳言或徇一時成說則河工必致潰壞且就目前觀之修治此處似乎有益將來且連彼處受害矣朕雖屢遣大臣來視而河工是非終無定論朕夙念河道頻壞羣黎屢罹災害因詳閱河圖不離左右故地

方隄岸河形朕衷深晰今朕躬特來觀閱試以朕意言之朕觀此河陜隘逼近黃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鎮口閘所出黃水及微山湖荊山口之水俱歸內運河必流入中河駱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霖潦之年水勢愈漲萬一黃隄潰決失於防禦中河黃河必將混而為一此中河開濬後小民商賈無不稱便者蓋由免行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耳然此論徒知目前小利又安識日後長久有利無利也又

諭曰若重載與回空之船竝行則中河窄狹且逼近黃河朕意猶以為可慮鎮口閘微山湖等處水大可仍開支河口其黃河運道原自不廢仍竝存之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三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南旺湖之水自來流入運河朕去歲南巡回鑾時沿隄而行細閱河勢知南旺湖之水至分水龍王廟分流俱入南北運河當日始建隄岸之人經營甚善今若使南旺湖之水盡入北流則南運河將至水

淺矣可傳從前勘河諸臣及靳輔問明回奏

四月戊寅

上諭倉場侍郎凱音布原任河道總督靳輔等曰山東河道自分水龍王廟以南流入運河之水不一而足舟行無阻分水龍王廟以北匯入運河者惟河南衛水而已並無別渠相濟南旺所蓄之水又不能多常致淤淺阻滯今將駱馬湖之水不令其自禹王臺流入沭河俾駱馬湖之水蓄貯無洩於運道有無裨益至駱馬湖與南

旺等湖相距地勢高低如何山東東阿縣之鹽河及別河有可通入運河者否河南衛河之外有別河可以疏入運河者否爾等訪其地諳練之人委曲諮詢若有可措施之處親加詳閱繪圖來奏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十一月戊辰工部等衙門議覆河道總督靳輔疏言於黃河兩岸栽柳種草設立涵洞應准行至挑濬河溝引水淤墊隄下積水之處又引水淤墊邳州低窪之處應令該督詳議

具奏

上曰引黃河水內灌使淤平窪地雖云有益朕斷不肯輕信黃河水勢危險倏爾彼處深此處淺倏爾船被阻淤水勢變遷無定不獨黃河為然即如渾河之水數十年前其流尚在南苑中未幾漸徙而南在蠡縣村落間猶去南苑未遠今則分為二支一支出新安一支出霸州其流愈遠矣朕曾聞土人云元朝欲引渾河之水通京師而未果想亦有所難行耳黃河水勢湍迅欲引黃河

內灌使淤平窪地事屬危險難保萬全不准行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正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于成龍面奏雲梯關以下至海口因水勢散漫以致沙漸淤長朕思海口為黃河入海之路海口水勢迅急方能刷沙河水乃得順流此為緊要所當疏濬者也

十月甲寅工部等衙門議覆河道總督于成龍疏言高家堰三官廟周橋大壩一帶隄工所關甚鉅

土隄易為水勢衝壞請改建石隄以為永久之計
并請於近隄開一小河運送工料應如所請

上曰修此隄工所需之石從何處取辦應用此隄關係緊
要必須修築堅固方可無虞朕聞洪澤湖昔日俱係民
田因高家堰築隄淮水泛溢遂爾成湖彼時之民未必
不怨今高家堰隄理應修固但需用石料浩繁若運辦
不得法恐致累民雖動正項錢糧給價募催然地遠工
繁或仍派於民減給工價亦未可定朕前南巡觀覽此

隄極為緊要惟恐擾民故爾躊躇必詳悉籌畫方可舉
行至開運料小河九卿所議殊未明白河道關係甚大
朕從十五歲即為河道憂慮今欲開小河必指高家堰
相近之處往年靳輔亦欲於高家堰另築一隄於中浚
小河令從兩隄間通流運送工料九卿以兩隄之間浚
河則舊隄兩面受水衝盪議不准行今于成龍請開運
料小河即靳輔欲開小河之處若將此開濬勢必引入
洪澤湖之水浸潤衝刷兼之湖水泛溢河水盈漲高家

堰斷不能保況修隄土石竝非高郵等處所出與其於
小河以小船載運何如即由洪澤湖以商賈大船載運
耶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九月辛酉先是

上以淮黃交漲遣戶部員外郎綽奇往閱黃河水勢至是
回奏中河北岸之隄未遭水患其水已減六尺

上諭大學士等曰向朕逆料中河北岸之隄最為緊要定
須堅固因命靳輔于成龍加意修治是以雖遇大水得

無妨害若此隄一決不可言矣歷年之水無有大於今歲者此番無害則似可永固黃河之水從雲梯關入海雲梯關沙漲壅塞水每為其所阻以致退流河隄不能捍禦因而衝決今將淤泥挑濬河道加深所以水得通洩其利溥矣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甲戌江南江西總督范承勲河道總督董安國等疏言臣等會勘河道自永安以至邳宿二州閭王廟一帶亟宜修築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道事務關係甚大不可遲延俱著依該督等所奏速行修理雲梯關乃海口要地此處淤沙深濬則黃河入海不致阻滯著總河每年遣才能河員專理毋致壅塞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七月乙未工部議覆漕運總督桑額等疏請開濬下河應准行

上諭大學士等曰下河入海之處朕雖未及親覽嘗聞人云鹽城一帶地極窪下海水反高建閘無益倘河高海

低水性趨下雖不疏濬勢必決開一道以歸於海明代
於海口設閘遇河水高則啟閘以注諸海河水平則閉
閘以禦海水前雖特令于成龍凱音布修治毫無裨益
今桑額居官雖優但此事非親身閱歷加意推詳者難
以懸擬必深悉水性洞徹地形之人方可定議爾等問
九卿并淮揚等處人在朝者確議具奏

己亥大學士等奏開濬下河九卿及在朝淮揚人
等俱言開濬有益

上諭直隸巡撫于成龍曰爾意若何于成龍奏姚二沿船
廠蘆壩等河若行挑濬於民有益

上曰朕幸五臺山回欲觀渾河清河因由霸州而來朕意
渾河清河俱匯流霸州城南原欲沿河修築隄岸不意
至霸州詢地方百姓據云渾河原經固安縣後因遷徙
匯合清河流至霸州二河水勢浩大以致泛濫為災朕
遂一從民言於固安縣開河事乃有成朕竝不固執已
意爾等為總督巡撫者能如朕之不固執乎然此河道

甚短易於修治南省地形窪下水勢浩瀚難於修築不比此河今若挑濬姚二沿等河爾果能保與民有益否著桑額與總督巡撫會同確勘定議具奏

十一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開濬下河民生攸繫朕為閭閻疾苦深切軫念曾命凱音布孫在豐于成龍王新命等專司開濬伊等俱奏工程告竣民生大蒙利益載在冊籍存部可考人亦俱在可以質詢也由今觀之止是虛糜國帑

水勢竝未消滅田畝竝非涸出所謂有益民生者果何在耶今桑額又奏當行開濬而九卿竝不詳詰從前開濬諸人亦不稽考冊籍遽議准行如果此次開濬巨浸全消疆理盡復民生得濟朕即如其所請疏鑿開濬而桑額等能保水即消田即出有裨於民乎御史吳甫生亦以此事條奏可并發九卿詳詢前此督濬者復稽考諸冊籍確議以聞

十二月辛丑朔

上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曰聞淮揚河水泛漲清江浦百姓所居之地皆已被水夫洪澤湖實黃河之障湖水強盛力可敵黃則黃水不得灌入運河今淮水勢弱不能制黃金注運河黃水又復灌入且兩河相距甚近清江浦地處其中其一帶地方受泛溢之水勢所必然惟淮水三分入運七分歸黃運道始安

是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昔年巡視河工曾至大墩隄步行十

五里詳加閱看今寰宇昇平海內寧謐惟河工關係運道民生朕數十年來夙夜縈懷留心研究故河道情形熟悉已久總之上流既理則下流自治矣桑額所奏開濬下河一事朕不即允行正是有益於彼桑額固居心平和為人誠實然遇事不免遲鈍易被人欺如此紛繁事務何以責其成功于成龍屢委以事尚克勉効河工事情緊急與于成龍敕書內須入各部不得掣肘之語使得相機料理庶不悞事河務浩繁于成龍年已漸老

且一身難以兼顧奉天府尹徐廷璽曾任河工尚屬諳練著令前往協理河務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月庚午朔

上巡視高家堰等隄

諭大學士等曰朕留心河務體訪已久此來沿途坐於船外審視黃河之水見河身漸高登隄用水平測量見河較高於田行視清口高家堰則洪澤湖水低黃河水高以致河水逆流入湖湖水無從得出泛濫於興化鹽城

等七州縣此災之所由生也治河上策惟以深濬河身為要諸臣竝無言及此者誠能深濬河底則洪澤湖水直達黃河七州縣無泛濫之患民間田產自然涸出不治其源徒治下流終無益也今朕親閱下河通海之口及射陽湖一帶填淤之處于成龍所帶効力人員甚多可作速分委并力開濬蓄積之水倘能稍洩庶幾有益至於黃淮二河交會之口過於徑直所以黃水常逆流而入今宜將黃河南岸近淮之隄更迤東長二三里築

令堅固淮水近河之隄亦迤東灣曲拓築使之斜行會
流則黃河之水不至倒灌入淮矣再河流不迅急無以
刷去河底之沙朕詳加諮訪河直則溜自急溜急則沙
自刷而河自深宜於清口西數曲灣處試行濬直如直
濬有益漸將上流曲處歲加直濬庶幾黃河之險自除
而河底漸深洪澤湖之水漸出七州縣之水患可漸息
矣清口應修之處著于成龍等繪圖呈覽

是日

上諭漕運總督桑額河道總督于成龍協理河務徐廷璽等曰朕念河道國計民生攸關親行巡幸由運河一帶以至徐州迤南細加看閱見黃河底高灣多以致各處受險至歸仁隄高家堰運口等處見各隄岸愈高而水愈大此非水大之故皆由黃河淤墊甚高以致節年漫溢若治河僅築隄防不將黃河刷深終屬無益且運口太直黃河倒灌兼之湖口淤墊以致清水不能暢流各河與洪澤湖之水如何能敵黃水若將清河至惠濟祠

埽灣由北岸挑引從惠濟祠後入河而運河再向東斜流入惠濟祠交匯黃水自然不倒灌矣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刷深一尺則各河之水淺一尺深一丈則各河之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而行各壩亦可不用不但運河無漫溢之虞而下河淹沒之患似可永除矣且攔黃壩灣曲馬家港窄狹雖將時家馬頭之口堵築而淮水不能暢流山陽南岸韓家莊等處險工甚屬可虞今應將清口

之西壩臺添挑水壩比東壩臺加長包裹清口在內擇
洪澤湖水深之處開直成河使湖水流岀黃河灣曲之
處直挑引河使各險處不得受衝至於下河現有積水
不得不引出歸海將串場河射陽湖蝦鬚沙溝一帶挑
通引積水流岀歸海攔黃壩應行拆毀時家馬頭決口
俟黃水流定汰黃隄築成之日再行堵塞至歸仁隄之
建專為毛城舖等處水漲衝決於此攔回仍歸黃河之
意此隄亦應酌量修築爾等務必將各州縣水災盡除

方不負朕南巡救民至意若挑挖引河原有工程仍照舊令各官修防不可怠忽俟引河工竣黃水歸入故道再將下河串場河射陽湖蝦鬚沙溝一帶挑通引積水流出歸海而河道永無衝決矣

庚辰

御舟泊新豐

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曰朕自淮南一路詳閱河道測算高郵以上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自高郵至邵伯河水

湖水始見平等應將高郵以上當湖隄岸高郵以下河之東隄俱修築堅固有月隄處照舊存留有應修隄岸仍照舊隄堅築至於邵伯地方因無當湖隄岸河湖合而為一不必修築隄岸聽其流行高郵東岸之滾水壩涵洞俱不必用將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歸江入江之河口如有淺處責令挑深如此修治則湖水河水俱歸大江各河之水既不歸下河下河自可不挑濬矣

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巡閱河道將高郵州之湖與河水比
量河水高四尺餘夫湖水既低四尺有餘縱水長一丈
亦不至泛越且湖水亦斷不至高長丈許朕意欲暫留
毛城鋪高家堰等處減水壩將高郵州以北減水閘壩
盡行堵塞高其東岸隄防修築堅固使在西之水不得
泛越則下河之水歸海而河道湖身皆出其時作何導
濬再行定奪至於邵伯以南河湖合流奔江歸海想不

至於衝決其他處河道朕亦可保無虞獨黃河工程尚難決定相其形勢當緩圖之

七月庚午

上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曰朕觀河圖緊要應修者兩處前在南方曾面諭爾將人字河芒稻河急行挑濬聞至今尚未動工甚屬遲悞又河圖內歸仁隄便民閘等口俱已堵塞毛城鋪迤下各口尚未堵塞既將便民閘等口堵塞則毛城鋪等口所出之水由何處洩出必致散漫

各處民大受害此處關係緊要宜速議奏聞

九月戊申

上以于成龍所繪河圖示大學士等

諭之曰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朕前巡視知水之不治皆由洪澤湖水勢甚大既不能洩又加黃運兩河合并勢愈浩瀚以致泛溢昔時原有歸仁隄遙為捍禦此法最善今已淹沒不可考靳輔則築減水壩名為減水而四處奔瀉漂決甚多彼但顧上河而不顧下河水

何以治朕意惟有導河稍北使彼不得侵入清水而疏洩洪澤湖使之下流全用清水以刷沙淤如此則水自無不治矣今歲南巡見黃河逼近清口黃水倒灌以致淤墊洪澤湖水不出自高家堰減水壩流入高寶諸湖自高寶諸湖流入運河以致下河田地盡被淹沒淮揚所屬錢糧雖頻年蠲免賑濟動帑修理隄岸羣黎尚在水中朕深為軫念遂諭于成龍將洪澤湖出水隄岸令速完工近差工部官員往看清口仍然淤墊洪澤湖水

仍未出口隄岸尚未告竣清口甚為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湖水不出高家堰并運河隄工雖加高厚均屬無益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詳閱河圖速議具奏

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原任河道總督董安國所濬引河及挑水壩著發正項錢糧修理給事中張睿條奏中河之水由仲莊閘口流出直射湖口故不但清河水難出即黃河之水反易流入所言甚是于成龍疏內竝未叙及朕

觀于成龍但以修隄為要務若朕意則以決出清河之水為是爾等再議著于成龍親至仲莊閘詳視議奏

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撫御寰區愛養兆民務期人各得所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於水患百姓田廬俱被淹沒生業蕩然深切軫念屢經蠲租賑濟乃黃河墊高清口低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災念此淮揚數州縣生靈豈可不急為拯救乎今或堅修高家堰隄岸以束淮

水使之刷黃或移清口於清江浦之左右或另濬河道以通舟楫俱宜一一講求此事關係甚鉅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細閱河圖詳議具奏

十一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于成龍奏稱清江浦西界黃水高於淮水一尺淮水高於運河之水七尺運河之水高於平地七尺合而觀之淮水高於運河西隄外平地共一丈四尺今惟以清口自河之下流沿武家墩由清江浦之北

另行改移中間河身量留八九十丈空地兩旁堅築石隄俾清水暢達此所當急議者夫清水建瓴迅下則易出黃水不致倒灌其石隄之間已為河身不煩挑濬即水漲之時其高不過等於運河安能泛越高家堰哉但如是改移朕恐別有所礙不能永遠故少為躊躇耳爾等確議具奏

是日工部等衙門議覆河道總督于成龍疏言挑挖爛泥淺等處及速完高家堰隄工應如所請

上曰河工關係甚大高家堰隄岸縱多方堅築清水亦不能出今惟當議移清口於他處兩岸俱用石工堅砌使清水流通朕南巡時曾以另開清口面諭于成龍彼亦奏稱淮水可從武家墩向清江浦移改此事著河道總督于成龍及府尹徐廷璽會同河道各官親看清口當移於何處即行詳議於歲前具奏

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圖繪於紙上平漫難辨高下朕欲改

清口刻木製成一圖觀看易明著侍郎常綬前往河工會同于成龍清口應否改移詳加看閱歲內著速回具奏

十二月辛巳奉差勘閱河工工部侍郎常綬等回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于成龍等之意以為改移清口清水固易宣洩遇水泛時新修隄岸難保無虞必將高家堰減水壩盡行堵塞而加築之始有裨益洪澤湖原係陸

地於此處築隄蓄水與山東嶧山湖南旺湖相同大水之年納之以蓄水大旱之歲出之以助運彼時河身窪下故洪澤湖水一則敵黃一則濟運今歲久沙壅黃河底墊不但黃水反高於清水清水勢不能出而黃水復致倒灌於是洪澤湖底亦漸淤墊高地丈餘水面上浮矣此清口所以淤塞也爾等會同九卿確議各陳已見直言勿隱

壬午大學士等會議河工事務入奏將給事中陳

詵以深濬河身為要繕摺呈覽

上曰河身宜加深濬人所共知但難得其法耳朕亦留心於此今永定河雖小彷彿黃水欲以水力刷濬之法試之使河底得深十月間往視之時曾諭李光地等令將河身束之使狹堅築兩邊隄岸若永定河行之有效即將此法用之黃河否則另當設法安可輕舉九卿內如有淮安揚州人令各抒所見奏聞侍郎李柟奏曰高家堰之隄一決則淮安揚州一帶難保無虞請將高

家堰隄工速加增修

上曰洪澤湖之水長勢不得不將高家堰增築待加築高
家堰後試觀清水由清口出否至於邵伯衝決之口若
不預行修築則明春更可慮矣又

諭曰若將高家堰減水壩堵閉建造滾水壩土隄加幫高
厚則湖水必高黃水又大湖水不出之時高家堰隄工
危險而泗州等處必至水淹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
確議具奏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月丁未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海口至清口相隔遼遠今所急者清黃相會之處最為緊要黃水高故清水不得通洩曩者高家堰去水尚遠今與培築隄岸相平但令清水何以得出河身何以得深此係爾當圖畫効力者更樓口亦屬緊要所宜速為修竣水老鶴等物靳輔當時亦曾用之毫無裨益此數事爾到任詳察宜作何舉行再為奏聞朕以爾清廉因特簡任所發錢糧仍於河工支

用隄岸自然堅固事無不濟矣

康熙四十年辛巳七月己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河道總督于成龍具疏欲將高家堰
六壩堵塞蓄湖水以敵黃水疏通清口因遣尚書范承
勳等堵塞六壩頃因廵撫高承爵題報泗州盱眙水災
朕敕張鵬翮會同江南總督阿山踏勘情形將泗州盱
眙泛溢之水設法修治作何賑濟蠲租又以洪澤湖水
泛漲高家堰隄工恐致危險作何保守堅固著張鵬翮

陳奏乃張鵬翮疏稱泗州盱眙水災自古已然即六壩全開泗州等處亦被水災且六壩既閉高郵寶應等州縣田地涸出民得耕種皆河伯效靈所致朕著張鵬翮會同阿山將泗州盱眙泛濫之水作何設法築隄幫修或賑或蠲俱有益於災黎竝非欲開高家堰六壩救泗州盱眙之民而令淮揚百姓罹於水災也朕念黃河運河關係國計民生三次看閱河工屢次簡任河臣修築隄岸每歲不惜數百萬帑金夏月雨水時晝夜憂慮不

時遣人看視凡被水之處截留漕米盡出倉糧賑濟總
為拯救災黎豈止救泗州盱眙之災而淮安揚州等處
百姓聽其罹災乎今現有居住賀蘭山後公雲木春來
朝見朕問河西雨澤黃河水勢雲木春奏今歲自正月
至六月滴雨未降黃河水消二丈有餘此實因黃河水
小清口之水幸而得出竝非伊効力之所致也統一天
下之主坐視災黎不為拯救有是理耶

十二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高家堰等處隄工雖竣然未遇大水俟
來年經過水汛之後方可驗其成功若爛泥淺一帶水
出不暢則高家堰究屬可憂向意欲從武家墩出水此
事尚須酌之前日問張玉書奏稱淮水尚大舊隄俱為
湖水所侵此則泗州盱眙安得不被水災河身之淺深
以洪澤湖水之高下為驗湖水低得一尺河身方深得
一尺今洪澤湖之水比甲子年高有數尺可見河身未
曾刷深高家堰之隄恐過此以往尚未可知也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三十三